

地下的笑声

地下的笑声

A134

地下的笑声

柱下史入關

樣。

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，屋脊上的鯢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。關外有幾株白楊，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。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。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，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。

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。他的上身赤裸，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前。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。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，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，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。

那和地面貼近的兩耳，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；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。他的枕頭是一部破爛的書，上面所厭惡的這人歸的聲氣，在這麼炎熱的天氣，連走獸也不敢出巢，只有這慣會

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。」

他這麼叫了兩聲，隨着便站立了起來，伸了一個懶腰。他的兩隻眼睛突露，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，伸張着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。

——「哦，柱下史老聃先生呀！」

——「啊，關令尹呀！」

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，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，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。纏綿了好一會，兩人纔分開了。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。

這位後來的老人，便是老聃了。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，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，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鬭爭，他向顴角而下垂的兩頰，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。額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。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，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。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，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。

兩人解抱後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。

「老聃！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，你怎麼又折回來了？」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，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：

「噯，關尹，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，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，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。」

關尹聽了，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。

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簡翻來在讀。

「啊，我真慚愧，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。」

「那怎麼使得呀！」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，一面說：「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，我是把它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。我是寸刻不會離它。我一展開它來讀時，這炎熱的世界，惡濁的世界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，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，吹爽我全身的脈絡。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，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。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，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，他的光力非常柔和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。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，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，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，這一切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，她們向我微笑，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。啊，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，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，它的芳香凝成音樂，它的色彩匯成宏流，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，充滿着美，充滿着愛情，充滿着生命——但是我如一想到人

類來時，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，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蠹蟲，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蠹蝕乾盡。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；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，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。啊，一說起牛來，老聃，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？」

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，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，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。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，他又纔低聲地說道：

——「啊啊，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，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。關尹，你在問我的青牛嗎？……」他說到此處，把便身旁放着的牛尾，拿給關尹看了一下，接着又說：「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！」

——「啊啊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？」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。

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，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，他又慢慢地說：「我自

意想往沙漠裏奔去，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。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，在乾涸的河床裏，在荒涼的沙漠裏，我到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。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，但是是一片黃砂茫茫，草沒有一株，水沒有一滴，可憐我的青牛它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，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。我守看了它兩天兩夜，但無法可以療治它，它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。」

——「啊啊，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！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，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。我向你說過，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，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。我曉得曲所以求全，枉所以示直，所以我故作謙聲，以示彰明。我曉得重是輕根，靜為躁君，所以我故意矜持，終日行而不離輻重。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，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。我要想吃點鮮肉，我故意把鮮肉藏在魚池裏。啊啊，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，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！我因這一部書，而毀了我的名譽。唯一的直人，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，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。啊啊，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，不但不能知天下。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。我辛辛苦苦遠來，我到折了一條牛，還幾乎斷了我的生命。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，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，啊，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——一條青牛為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！」

老聃說着，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。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，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。

——「啊，我的青牛雖然為我死了，」老聃又接着說，「但是它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。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。它教訓我：人間終是離不得的，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。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，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輩一穗。偽善者啊，你可以頹然思返了！我的牛，啊，我的先生，它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，

它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還靈，你才解我這一

關尹沒有回答。他的臉色愈見焦黑。

老朝靜了半天，他口渴了起來，把那瓶水又喝了幾下，索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。他把兩手拍了兩拍，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，又把那青牛尾巴拿在手中招展。

「關尹，多謝你了。我現在如享太婆，你還表裏，啊，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。這一瓶清水，兩張麥餅，它們的功德更在款款以上了。虧了我從前對你賭說，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，五聲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啊，我真是瞎說！五色何嘗會盲人，五聲何嘗會聾人，五味何嘗會傷人呢？我真是瞎說。有目不能不視色，有耳不能不聽聲，有口不能不品味。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，這福祿的關門，這青翠的樹木，那翠藍的雲彩，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？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，又是何等悅耳？我就是我纔喝了一瓶清水，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，啊，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，我是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。啊，我真是瞎說！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。但是我所說的卻句句都是死話，我要想目不視色，耳不聽聲，口不品味，我只好朝墳墓裏去，我只好朝墳墓裏去，啊，我真荒唐，我可知道了，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，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，只要於己有利，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餽」

度都是至高的道德。啊，我於今懺悔了！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，我真是由衷懺悔了！我以為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，我在這種行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，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，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。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，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，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！」

——「啊啊，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為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。它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，只是向我點頭，向我流淚。我雖然知道它是想向我討點吹食，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，下地如火炕的地方，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，我何能兼顧得它呢？其實它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，實在是我孽！我因為渴荒了，餓荒了，我心中藏着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他的血液，我便在它的——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，它那時悲慘的鳴聲，啊啊，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。但——局我割破了它一隻大脈管，鮮紅的血便如噴泉一樣噴湧出來，我的惡鬼慘笑着數皮，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，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一樣。但到四腿前後一伸，全身大動了一下，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。是，它便那樣被我——的青牛便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我哀悼它，我感謝它，我要沒世不忘它，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紀念呢。（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）

的了。我把牛車賣了，我的元氣便漸漸地起來，我便急忙回頭，

「關尹，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，回到人間去了，我從前說

他是不能再立的。我說的這是毫無打算的，活動的本體，我說的確卻是全

悔了，我要回到人間去，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。我是有妻有子的人，你是曉得

段干，我現刻要往那兒去了。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，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。我現刻

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。我回到他們那裏去，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，我再不敢做視

講利己的道理了。」

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，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。到這時候他總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會作

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晴雲，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。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，自言自語

地說：「我這部誤人的道，總算只好讓我自已拿去燒燬了。」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，右手拿起他的

牛尾巴，悠悠然向東南走去。

鄉子的聲聲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，日脚已漸漸偏西了。

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，他的眼睛意見突露欲裂，額上的浮腫愈見發脹，全身都在震慄作響。

「哼！哼！虛偽！卑鄙！詐騙！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……啊，他分明賣掉了他的青牛，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……」

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，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，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，破成粉碎了。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掣，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：

「你這老傢伙，有史以來的大猾頭！你把你那偽善的經典抱去，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！哼！……」

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，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。

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。

漆園吏遊梁

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，索性把漆園吏的職務丟掉，他的門徒們也就漸漸風流雲散了。

他回到宋國來，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，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過活。他一面打草鞋，一面卻在夢想着宇宙間消滅意識的道理。

「苧麻的種子播在田裏間，受着和暖的陽光照耀，迎着和暖的春風吹拂，無端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。苗條枯黃了，筋骨成了麻，我如今在把它打成草鞋。我這打成的草鞋，被人踐踏穿了的時侯，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穢裏了……」

幸一

「人的一生不就是這樣的嗎？青黃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，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，也沒有甚麼榮華富貴。一面打他的草鞋，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。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，五天也打不成。」

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，他又打過了，只得退轉來再打。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。

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，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，把麻頭來做帶子，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。賣得好的時候，可以賣個一兩雙，賣得不好的時候，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。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履了。

芋麻真是沒中用，但是樂得沒中用。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，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，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。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。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，有時又化成大鵬展着遮天蓋日的翅膀，任一些小鳥兒們笑侮。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，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。

有一次，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，他是餓得不能忍耐了。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，他便挨着餓，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賁兩升小米。

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，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，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。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，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，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燒了的一樣。火看快要熄了，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起來，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。

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，身上雖然單薄，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，所以一點也不覺冷。有錢人不了

解貧寒人何以能發神志，因為他仍是受過這種教育的恩惠呢。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，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己的面孔。

——啊，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啊！我幾乎不認識你了。你的頸子怎麼得那麼細長，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？你的面孔怎麼變得那麼黃熱，就好像臘臘的南瓜啊！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啊！他向着他的影子，自行取笑了一場，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士夫，真正是古今無兩。

正當他在影子自嘲的時候，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。他抬頭一看，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。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，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，還是出門閑散的。

他看見他的朋友，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燐一樣，熱烈地便去接着：

——啊，朋友，你來得真是恰好！我有好幾天沒吃饅頭了。我這裏有幾雙草鞋作押，請你賞幾升小米給我煮粥吃罷！

——啊，朋友，你來得卻是不巧。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！河堤監督毫不躊躇地回答。

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，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，他纔稍微息了一息腳。但是等他息了一息之後，他覺得來運動也不能斷頭了。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，足足嚼盡了一雙。但也奇怪，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平一樣。

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。草鞋賣不了的時候，他便把麻屑亂嚼。

——「啊啊，我真感謝你這真宰！真是道在屎溺，道在瓦甓，而且道在麻屑了。」

麻屑嚼多了，雖然可以勉強充飢，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。有血有肉的鮮味！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？

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，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鵝。

他想起在雕陵，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鵲。

他想起那回濞梁下的，從容出遊的鯀魚……

他一面想，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鉤，把麻條來績成線，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還裝了兩袖的麻屑，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，想去釣幾隻魚兒。

——「蚯蚓呀，罪過，可憐你不該有能够引誘魚兒上鉤的體質。因為你有用，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。」

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偃着一個獨體，他把那獨體翻開，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。

他把蚯蚓穿在針上，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，他看見水裏面遊着的魚兒真是快活。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遊。這真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。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

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。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盡了幾行清淚。

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，他待她真是太冷淡了，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拖累，因爲有了她，所以不得不過了些不潔的生活，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，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。但是，如今呢？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。

——「啊啊，我是餓渴着人的鮮味，我是餓渴着人的鮮味呀！」

他一連叫了幾聲，把釣緝投在河中，跑去抱起那個髒體，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。

——「啊啊，我是餓渴着人的鮮味，我是餓渴着人的鮮味呀！」

下

莊周雖然窮，但他的名望卻是不小。

他從前到過楚國，楚國的國王要叫他做宰相，他絕謝了。他便回到宋國來，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，也謝絕了。他是太看穿了，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，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隻小烏龜。

他從前辭謝楚國的聘請的時候，和他的夫人也吵鬧過幾回，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一性，他把宰相的